

◇毛鸿博

我在积石山,亲历抗震救灾现场的温暖与感动

2023年12月31日晚上11点,我一个人待在积石山宾馆的房间里,家人和朋友都远在千里之外。

这次不似往常,没有一丝孤独寂寞,相反,还有些许的满足。究其原因,皆缘于抗震救灾中的点点滴滴。

第1天:篝火

13天前的此时,习惯晚睡的我依然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闲翻手机,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我意识到地震了,而且震级不小。

仅仅两三分种,手机上的信息就显示积石山发生6.5级地震(当时不是正式数据,后来正式测定6.2级)。作为一名临夏干部,我本能的反应是要赶紧震中去。

匆匆给司机打了电话,意识到冷,又加了条羊毛裤(后来证明这是个明智的选择)。随后一路疾驰赶往震中,路上陆陆续续看到熟悉的公车,知道大家都在往震中赶。在车上了解到震中在柳沟乡,就直接去了柳沟乡政府。

在门口碰到一个小伙子正在焦急地等待,一问才知道是张郭家村的支书,说村上的小学因为地震引发了火灾,他着急下去却没有车。我赶紧叫他上车,让他带路赶往张郭家小学。

沿途都有大大小小的塌方,凡有村庄的地方,都是一堆堆的篝火。一路询问群众,都说人没事,但房子裂了,墙倒了。令人诧异的是,没有人哭泣,大家都平静有序地围着一堆堆篝火取暖。

走访了几家房屋倒塌严重的农户,都没有人受伤。一户人家的上房塌了,几个人在门口的麦草垛旁架了一堆火,草垛旁压着几床棉被,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蜷缩在里面,问了情况,回答说:“老人快不行了。”

子女们这几天都守在她身边,没想

到地震了,看着老人虚弱的样子,我几次提议用车把老人送到医院或者安全的房子里,他们都婉言谢绝。后来我理解了,他们不愿意老人在外面故去。后面的几天,每当想起他们,我都心存遗憾,不知道可怜的老人是否挨过了这零下15摄氏度的夜晚。

在从马家村前往张郭家村的路上,遇到一处大的塌方,道路阻断了大约50米(后来知道这是地震最大的3处塌方之一),靠着手机灯光爬过塌方体,又坐上村委会副主任的车来到了正熊熊燃烧的张郭家小学。

小学有4栋房子,着火的是教师宿舍,7间房已经烧到了最后2间,大概是因为地震掀翻了火炉,引燃了家具。组织大家救火,找到水管,结果水进了管子还没等出来就冻住了。没办法,只能找来梯子剪断连接的电线。好在每栋房子相隔都在5米以上,指定了教师现场看守,只能眼睁睁看着全部烧完。

接着又去了上坪村,找到村支书问了情况,确认伤亡人数,马家、张郭家、上坪3个村只有3人受伤,都是轻伤。再返回张郭家村,教师宿舍的火已经快熄灭了,在小学院隔壁的操场上,围的人越来越多,足足有五六百人,妇女抱着孩子,老人裹着被子,脸上没有惊慌。再次问大家有没有人员伤亡,大家说村干部挨家挨户问过了,都好着呢。不时有人插话感谢政府的关心,感谢大家第一时间赶过来。

那一刻我很感动,感动于在灾难面前大家抱团取暖,那堆火就是温暖,就是希望;感动于大家的井然有序,泰然处之,不抱怨,不向政府提要求;感动于干部的尽职尽责,那一夜我知道州、县、乡、村的干部都在救灾,而他们中有很多人自己家里的房子也塌了。

第3天:牛肉面

到第3天的时候,抗震救灾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任务。

第一阶段抢险救人只用了不到12个小时,在第一时间,解放军、武警、消防和干部群众一起创出了所有的被掩埋人员,伤者都及时送医。

震后12小时开始搭帐篷,不到48小时,搭起了18000顶帐篷,配发了火炉、煤炭,受灾群众不用挨冻了,完成了第二阶段任务——临时性过渡安置。

每一个安置点都熙熙攘攘,不断到来的物资转运车、帮忙转运物资的解放军战士、忙着接电的电力工人、地震后作心理辅导的志愿者、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发放药品的医护人员、排队领物资的受灾群众、东奔西跑的小伙伴们……但最显眼的,是一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个个动作娴熟的拉面小哥。

牛肉面是兰州人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不知道兰州的牛肉面馆至少有一半,不是临夏人开的,就是祖籍是临夏的兰州人开的。在大灾大难来临时,他们都来了,几乎每一个安置点都有从临夏各个地方来的,免费供餐的拉面摊,当然还有煮饺子的、炒面的、烩菜的,总之只要你在安置点,就不愁没吃的。

每到饭点,每个摊位前都排起长长的队伍,做饭的抱定是来奉献的,吃饭的心存感恩,这样的场景不断出现。震后大河家镇只有一个饭馆开门营业——阿木尔老炒。我以为是收钱的,结果一进门就被告知“不要钱,赶快找地方坐”。我一看屋子里坐满了战士、群众、干部,炒面端上来品质一点也不打折,上面厚厚一层肉末。

为了方便,我们调用安置专班十几个人在中铁二十一局项目部一个上下两层的房子里办公。起初我以为是中

铁二十一局的办公室,后来才知道是房东的老父亲住在这里,我们办公的地方是人家的餐厅和客厅。老人住在楼上,我们没打招呼稀里糊涂就扎下营帐,一天吵吵闹闹还通宵加班,老人知道我们是来救灾的,没有怪罪我们一句,还请我们喝茶。

想起这热腾腾的牛肉面,想起这位可敬的老人,我就想中国为什么强大?因为中国人有甘于奉献的优良品质,在灾难面前,中国人不计个人利益。地震面前灾民不会缺一碗牛肉面,战争面前,中国就不会缺飞机和导弹。

第5天:长龙

从第3天开始,我们进入了固定性过渡安置,也就是搭建活动板房。

到了第5天,进入了高潮,1000多辆25米长的平板货车从全国、全省各地涌向积石山,最多的一天,送来了超过4000间活动板房。我估算了一下,车队排起来足有40公里长。

我们调运安置组压力极大,高速公路上排成长龙,大河家镇滨河路上排成长龙。大家震后48小时内没有睡觉,120小时内睡眠时间不超过15小时,都已经到了极限。

要把1000多台车,而且大部分是凌晨到达的,及时调度到200多个安置点位上,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大家分工明确,对接顺畅。每一个清晨都能保证没有积压的卡车。

第5天,捐赠物资也进入了高潮。在积石山的路上,重卡、轻卡、皮卡、三轮车……各种各样的车,陕B、甘M、川C、鲁A……各种牌照的车,“抗震救灾,你我同行”“抗震救灾,某某某在行动”“地震无情人有情”“积石为山,重建家园”……挂着各种横幅标语的车;拉着苹果、橘子、床铺、火炉、棉被、煤炭各种

物资的车;韩红的车、陈光标的车、某某某的车……连绵不绝排成长龙,很快,仓库捐赠的物资都已经堆积如山了。

看到拉活动板房的车排成长龙,看到运送救灾物资的车排成长龙,我感慨万千,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支援灾区,受灾群众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热饭吃、有棉衣穿、有板房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再大的灾难,有14亿中国人在,都能挺过去。

第13天:灯笼

地震发生在2023年,2023年已经过去。

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忙碌了一天,初步踏勘了14个灾后重建安置点,很快就要开始灾后重建工作了。在回宾馆的路上,看到朋友圈里有消防救援人员在安置点挂灯笼的照片,突然很想去安置点看看,特别想去看看大家全部住进活动板房后,新年前夜会做什么饭,孩子们在干什么。

我来到受灾最重的陈家村,看到安置点的小广场上挂着几串红灯笼,消防战士关了电视机,一群孩子围拢在电视机前,马丁拉面依然热气腾腾,每个板房门口都挂着灯笼。

随意看了两家,一家在煮鸡肉,一家在包饺子。我取下车上老家朋友刚寄来的几箱苹果发给一群小朋友,迎来一阵短暂的喧闹。

这一刻,心情豁然开朗,灾难已经过去,新生活正在开始。大家虽然辛苦,但这辛苦值得。

让所有的困难与阴霾都随着2023年的结束而远离。期待积石山人民2024年早日搬入新居,祝福所有人2024年的工作、生活就像这一夜陈家村安置区的灯笼一样圆满、红火!

◇杨作林

无题

旦夕不测惊夜半,地动灾横积石山。一众贤能同身受,七十忠良倾心援。四个小时机在线,二百余万即刻捐。采购急需胜火速,调集运力抢时间。连轴奋战忘合眼,余震未息出阵前。大卡浩浩十八辆,真情暖暖九里天。真情暖暖九里天,真情暖暖九里天。组分数路抚死难,面送慰金泪水沾。故土哀痛牵魂魄,赤子伤凄举瑞端。功德昭彰映日月,沧海方见君曦颜!

◇璃 凰

废墟上的金露梅

积石雄关
在千年来的风涌雪中沉浮冷峻
大河锁钥
古渡口无数的往事
在历史的凤烟里一沉再沉

这山这河
在2023年12月18日的地动山摇中
在被人们呼天抢地惊醒的寒夜里
为大河旁的积石山儿女饮泣悲鸣

无数的人奔赴灾区
无数的人前赴后继
临夏各族儿女
来不及悲伤流泪
来不及惊慌失措
第一时间用双脚双手
丈量积石山满目疮痍的山川土地

红马甲来了
迷彩服来了
炉火帐篷来了
食物药品来了
在每一个破碎的房屋前
在每一条扭曲的小路上
在每一件抗震救灾的物资里
都写满远方的人们对积石山的牵挂和挂念
都写满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大爱

热腾腾的牛肉面
温暖了灾区人民饥肠辘辘的胃
宽厚有力的手掌
抹去了灾区老乡痛失亲人的泪
敞亮的帐篷和洁白的安置房
拥抱着灾区兄弟流离失所的惊魂
善良的双眼和真诚的话语
抚慰灾区姐妹喑若寒蝉的身躯

积石山

从高原隆起的远古年代
到灾后痛失家园的今日
一直雄浑如斯
坚强似铁

积石山

让我们勇敢地走过这个冬季
冰雪消融时
一起看金露梅开遍山野
一起听新的家园花儿悠扬

◇驮 夫

冬深处

时光飞逝,烟火生情
雪覆盖了往事
又新添岁月的趣味
灵魂如初,时光悠然前行
山的姿态万千,让人心醉不已

数九寒天
风带来冷冽
却又给予了一份
成熟和醒悟的洒脱
一九一阳生
温暖着土地
将春梦勾勒出来

朝阳始终给人动力
让日子怀揣着新的情怀
在雪的世界中
等待着春鸟啼鸣

◇芳 心

冬日夜游龙泉湖

1

宁河八景,新添一处美景——龙泉湖。

守着一泓秋水,我晨起,暮归。

湖心亭舞动的扇子,湖边锅庄,游人,在眼中晃动,听不到嘈杂的声音,而我知道他们都是快乐的,我亦是。

平凡的每一个清晨和夜晚都充满了期待。期待秋风翦翦,一湖春水向东流的每个美好的瞬间。

步履匆匆,每每出门总惊鸿一瞥,恋恋不舍。湖水涟漪,水阔天空,留下一抹亭台楼阁摇荡光影。

透过窗棂看到龙泉湖不再粼粼波动,冬天的笔墨蘸着凌厉的风一点点浸透湖水。

结冰,融冰。

先是湖东岸,后是西岸。只有星星看得见的夜空里,清澈挨着清澈,透明挤着透明悄悄取暖。

冬日的夜很长。湖水在团团簇拥和催促中醒来,脸上的薄雾还看得清晰,只是那么一恍惚,太阳明快地落在湖面上,所有的湖水都像鱼一样游动起来。

湖水中的冰凌似乎只是我一个意象。

而夜游的脚步有点急促。

2

夜晚是风的,安静的湖水是我的。

穿过马路,犹如卸下浮生红尘,胸怀汉水江淮,步履轻盈,乐不思蜀。

湖水不惊,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吟月桥忽明忽暗,勾勒过夜的美眸。

绕湖的步道色彩明亮,顺着水来的方向延伸。吸一口透心凉的山风,裹紧衣服或走或跑,渐渐让自己融入湖色。

小城的线条明朗地映在水中,水波不兴,坦然若素。画舫一样的亭榭廊桥金碧辉煌,仿佛那年秦淮河上夜夜笙歌的船坞;宛如即将驶入茫茫夜色的一轮豪华游轮。

此刻的湖水是安静的,静的只有脚步和呼吸。

有空地的地方就有人,有三五成群的广场舞,心有点动,但脚步不停。

爱,有时会成习惯,跳舞也是,散步,写作自然不例外。

不知自己会走向哪里,随心所欲

地漫步。

3

一轮吟月桥从湖西,一直通到拱北。像爬越一段陡坡,走上桥面,尚不知前方有多少惊喜,心里莫名有点小小期待。

站在桥最高处,知道不能再用小桥来描述它的存在,它是湖面荡起的彩虹,揉碎了月光洒落在湖的眉宇。

天际渺渺,吟月唱诗,对酒当歌,且行且舞。

而我正对着泛着细浪的流水,看它无声无息中汇入湖中,成为湖水中一丝清明。

湖光浮动,散发着丝绸般的光泽,丝丝缕缕,都在风的琴弦上波动,起伏。

身后二郎岗的庙宇,向上的生命音符,还有拱北弯月,不同风格的建筑,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为湖水插上了灵动翅膀。

眼前碧水盈盈,一片辽阔。新移的树木,花草,早在秋天来临时扎根,发芽,而拱北的门口,我第一次经过。

沙洲,抑或河心洲,我这样定义它位置的特殊性,流水阻断了它与河岸的联系,而一座桥和龙泉湖让它焕发出新的魅力。

绕过拱北,曲廊通往三河春浪胜景。飞瀑水帘,垂直跌落,九龙壁画栩栩如生,别有洞天。

近观,远眺,深入壁廊。声音,色彩,意境全有,选择任何一个角度都觉得它的美无以言表。

水雾在空气中弥漫,湿润润的感觉让人不由吸一口冷气。

溅落的水滴在廊檐已凝结成冰。冰柱,冰晶闪着晶莹的光芒。

两旁的巨型铲齿象石像吐着水线,静谧,肃穆,凝视着漾漾湖水。动和不动,满目都是风景。

4

沿着长桥向东继续环绕湖行走,瀑布的哗哗声愈来愈远。

木制的桥身低偎着水面,看湖水幽深莫测。

流动的水,疏导,分流成两支,一支向东为龙吟湖,一支向西与牙塘河汇聚成龙泉湖。

若不是自南向北的另一座吟月桥的出现,我以为湖是通透一体。

开阔的湖心岛,众星捧月般拥在湖水中央,左右环顾,城池楼宇浮光跃金,静影沉璧。仿古的轩榭走廊,亭子,斗拱飞檐,一派明亮的朱红色。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一时分不清梦境虚幻还是现实。

尚在开发中的岛中土地留下许多悬念,花坛,鱼池,游泳池?

或许春回大地,一切皆有答案。

初上白堤有种在浮在湖面上的眩晕感,湖水就在脚下,人就那样轻巧地宛在水中,左手指月,右手弹唱,吟月桥上峨眉月,廊桥遗梦留痕。

从湖畔浅水到湖中,湖水渐渐封冻,用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天天凝固。流动的水迟早会结冰的,当天地一片白茫茫,从上游到下游,湖水又是怎样的景象?



◇毛兴芳

二伯父

两周前回了趟家,跟父亲问起各位伯父的近况。父亲说四伯父在大儿子家,二伯父随自己的女儿女婿去哈密了,也很久没见了。没想到我们最后竟以这样的方式去见二伯父——没有病床上的探望与告别。

父亲姐妹弟兄八个人,除去两个姑姑,我有五个伯父,老大在我刚刚能记事的时候过世了,所以二伯父成了排行最大的伯父,其实他也确实整整大了父亲21岁。

四年前,有一次陪二伯父聊天,突然他起身从抽屉里取出两个10元的属相纪念币送给了我,说:“这个不值钱,送你一个,一个给尔苏代(我的姐姐)。”阿伯(bei)是属鸡的,要是我哪一天死了,看见这个,你们也能想起我来。”那时他已经病过一阵了。这些年时不病着,但人总是精神的。

二伯父是几个伯父里最大威猛的,他第一次住院时我正上大学,我独自去医院看过,后来父亲带我们也去过,那是最后一回。病后初愈的他瘦去了以前的半个人,我们虽不是亲子女,但心里也很难受。

上班后,每周末回家,他见我就会问我一句“记者最近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消息?”然后我跟他解释:“阿伯,我不是记者,我是编辑,我们没出去采访……”

记得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

小散文,回家二伯父就问我发了些什么没,我说就一篇小文章,没有更多,于是他跟我要了那张报纸。

忆起童年时光,少不了这些大人们的身影:第一次带我们坐电梯,第一次给我们买彩色泡泡糖——小提琴造型的盒子里面是一颗颗的彩色泡泡糖,当时很稀奇。我在兰州西站看到红牛雕塑,吓得不敢过去,去多少次见到依旧恐惧,以至于上小学时公路上缓缓而行的牛成了我的噩梦。还有后来和父亲一起送我们去复兴中学,去回中……

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们,这些亲人守护着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是我们永远的故土,不远的坪上,睡着我们的亲人。

小时候每次在家门口和堂妹玩逗家家,二伯父经过时双手把我们抱起来,然后扔好高,掉下来再接住。他力气很大,六七岁的孩子随手扔起来。虽说这是他最爱逗我们的方式,但被扔的小孩总是很害怕,尤其是下落的那一刻,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所以每当二伯父从他家的大门口骑着“拉风”的摩托车冲我们驶来时,我们边跑边喊“狼阿伯来啦!”他也故意作出吓唬我们的样子来。“狼阿伯”是我和堂妹给他起的名字。

二伯父当了30年的大队书记,

